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四明樓

鑰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為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庵
 壇記南城今屬建昌軍郡人祠公于僊都觀中
 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武又
 發明邪正禍福之說尤為著明張南軒已謂无
 可言者於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
 則後來者可无作矣慶曆元年規遭火災祠宇



灰燼巨石皆毀裂大鐘亦融記不可樂而公之
碑獨僂然人益敬之太宰寧君居麻姑山下望
現相望慕公之為人以私財撤而新之求記於
余又以李軒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
雖不識寧君而嘉其好古以扣山即尚書付公
公曰此山與吾月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於
觀門之西藏書万卷餘以效李公擇山房也曰
日亦與寧氏游且但余記之嘗公事業校新曰
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山光發越不容聲
詞独佳公既新為庵坊公可以可之神仙之說

故防會者亦中姑以為作尉時或謂子有金試
可以為僊不謂希烈使人割之公曰吾眠殷也
七丹在項解金帶與之政得縊死而舍其首領
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
无所函錄因文必办觀公視烈大袖坑志憤一
發徑欲收其中賊徒掾而得乞當是時豈暇顧
身首之全否邪因誦平日所聞以授寧吉使即
之以祐世人之惑亦不几曾張二公之本意又
與則紅一賦詞青暗金去寧君名我聚族頗中
又多為儒寧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予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勝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夕甘藜藿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行殿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耒祐

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饋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諫惟能思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孝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公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回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公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与稽之又云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曆七年制國王文公出明之鄞縣老祐中
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
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於紹興淳熙內又
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于蒲陽吳君泰相新之起
於五月戊寅踰月而訖工曰現復還而有加焉
求記于郡人樓公公以史謀政之公為縣時也
當承平公方端書為文章三日才治縣事垂
意斯民為之起提決波塘為水陸之利貸藝
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季校庶保伍文

刻晉救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叔與
也公之于鄞厚矣現不徵之記皆為農曰而行
歷東西十有四鄉之民畢已乎事而遂歸上
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為政可知
詩文之傳於世為鄞而作者班也鄉有五先
坐二五世祖於三公杜公皆与之定交是以教
化興行孝者競功後有憶鄞及憶東吳太白山
等詩則又知公之戀于鄞也熙寧遇五千載
一時盡次所行于鄞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
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為病哉天

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於公不敢忘也故君而
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声
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於人之樂輸以其餘材
又為此率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德慰父老甘
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功一舉而三善具非
直為是觀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
主簿陳君廣孫求記于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
少海初筮之地也旧有此樓碎于建炎正火至

是始得再作退而考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
定海主簿信矣又求于文集則范先一語及之
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不自所不接不可得
而考矣公受知於東坡王荆公本歆以文科登
身俯就進士率室与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
丙科家藏小錄淮海独掌股表蓋其布衣時名
已重矣然亦不聞任知邑之詳謂公鄙夷吾鄉
而不一語邪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於此
独尔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求边沙外
之詞後人作為鶯花亭登臨賦詠犹使人想見

風度樓今在簿領官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
大海浮天浴日之波強元津涇夾江自東而南
西抵郡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舶尤為
壯觀北有蛟門招宝伏龙之山南有長山太白
諸峰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
詩文而遺佚不傳耶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題其
間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
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豈後未嘗
取少作而刪之邪陳君元樞之子宦季有家法
知所向慕故一官雖小慨念前聞人而興斯樓

及欣且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其意固又念一
時知公與公同時秉鈞恬叔富貴隆盛者多矣
由今視之雖窮達矣否之不同歸于盡彼或
甚逢而民无称至有縉紳所羞道者公以拔羣
之才為蘇門上客賦軼屈宋詩凌勉謝壯猶願
盡直欲鞭笞三虜而困於煩言陷于党人僅得
一校勘黃紙書籍為正字史院編修官遂倅杭
州監處州 甯柳及橫雷坎壘流寓醉卧古藤
一笑而終亦可悲已而声名至今慕白家有其
書望之如神仙然其所經行之地与无片言可

尋仇為士夫愛 如此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不
知所擇乎鶯谷亭詩祭酒為公國器一章最佳
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奏工淮海秦即
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讀而悲之因併
記焉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
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州是時以孝聞著
述為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
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其傳

蓋未艾也先生為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
而下名德繼起又為文清曾公之外孫淵源固
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
於公之奇游卒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羣書
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者經 至忘寢
食年二十有七禮闈既擢前列又中博學宏詞
科聲名震于 城公既忝同登復媿齊年意其
為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頽然似不能言者殊
不稱其名与之坐而 烏不惟使人意消欽嘆
擊服雖定交於是日終不敢以友也公入館

李公在散局又鄰居于百官宅听教為多亦嘗
造娶之寓居留連夜話几至達旦又六年而再
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為之歎息曰少為國器長
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几直道之
行也而公已矣矣世間万物自 之外无一可動
其思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迂盡排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于甚愛惜士友如待子
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非如持水鏡而不事苛
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于正而克勤小物雖使
之仕于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

舉川忘不介必欲至於至賢之域沛乎不見其
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為先以窮經躬行
為務凡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自速吳
南渡父祖始寓於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先孝
規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
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几於雲集橫經受業皆班
於此晚始買屋于城之北隅以旧居歸之官令
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為開禧之三年邦之士
夫及其門人請于郡欲以旧居之半為堂以祠
先生郡侯諫訟李公大異慨然後之又出錢五

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繒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
潘君曰孫實董斯役郡察及其門人合力以佐
費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
秋為屋纔十餘楹外門五間祠堂及前軒各三
間又欲前為一掌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公之旧
且為後未講習之地後為遺書閣以度平日所
著如大事記讀詩記閩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
說家法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述垂
後而工費枕未備国子司業王公介為其固力
友生請記于公感念畴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

函之亦不謂公之蚤歿也已矣公之墓木拱矣
雖欲一拜祠下而不可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
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
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矣
使君所以風厉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
乎先生諱祖謙字伯菴其季曰祖儉字与約確
宗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上書取死江右
主上更化念其困于叔偉之手贈直秘閣澤一
子李術操行亞于先生恐久而泯沒敢索題書
之

平江府瞻儀堂益像記

慶元二年知衛州郵公若容治行軼聞浙東
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八月甲子有二日除直
秘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踐祚以來垂意民
瘼郡太守以異等效膺不次之寵實自公始四
方流傳莫不聳動而公之名益显矣地大物
夥郡務又十倍于西安旧嘗聞其中士夫言省
邦使君當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箋書理錢谷
听民訟公典之乃可办治虽若戲言盖甚言其
日不暇給也公精了絕人年侵而疆直亦衰令

蒙人与親樵以年日臨事不苟之意穷日夜之
力以從事於簿書期会宜視前後數公愈勞而
无頃刻之間然下車未几而治声已随舟率而
東矣一日貽書於公謂郡中自至道以迄于今
更郡守一百五十人率有繪像舊在齊空樓兩
廡紹興末年洪公樞密以内相出守尝建瞻儀
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参政為之記今又三十六
年繪事欲暗裝潢寢以侈脫欲畫圖于壁藉良
工名筆一開生面而以旧像度之閣上庶几可
久子為我記之嗚曰以繪事為甘棠固它郡

所无於浩穰膠擾中分餘豐豫雍容及此非身
兼數器之才寧能尔耶幸此一事可以知公之
政矣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公祖父
宜和中嘗以徵戰閣直孝士為守遺像存諸公
并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照因託公是正
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五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
子廟成邑令朱君堂求記于郡人樓公以傳記
圖經參考之孝子諱點字叔達一字公治會稽

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供
養甘粟美味奔獻于母甚怡悅比舍有王寄
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向而啣之伺孝
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
母既歿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
釋其罪召為郎不就以壽終自章今之鄞縣地
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可時得于
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
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墳葬於鄞
為郡太守治所故州邑与其墓側皆世祠之

城之祠宇即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
中康憲几公億迎歸于廟下親于其墓宰水枕
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會稽典
錄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不言為郎之詳然
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也莫之虞翻稱其
尽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
之辱白日氣仇海內聞名始然光者以為會稽
英俊之首唐大曆中刺史崔教作碣徐浩書之
亦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群鳥
无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

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字春領庐江太守世為
郡中名族既不可詳考又言環堵已圯記將
落意前此必有碑版今不得見矣若董孝名鄉
慈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符元年
冬真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号純德徽君或
云起於錢康憲之請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
發於至誠自不可揜生蒙和帝之恩越數百載
而膺章聖之寵然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
哉唐神瓦中有張孝子者擇墓在慈溪之虎胛
山結庐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

比郡中有楊孝子慶自紹圣至宣和針肢割乳以愈父母之疾者至于五六卒旌表其一孝秀相望蔚為羨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間盛君次仲為令嘗書董溪事于碑未建矣改元林君叔豹相於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戶掾董君鄰揖邑又崇大之為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處其母于內今六十五年矣寢以地壞朱君始至進謁慨然以為此蓋風化所係宜為先務顧荒陋如許是闕典也君既以儒雅飾度剴決如流縣務畢率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旧增闕首捐

俸錢助以餘帑歛不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見輪奐之美而不知役莫不驚歎稱服又率邑之士夫酌奠以落之是足以仰贊天子之孝治而示邦人于无窮皆可言故備書之

嵯縣嶠浦廟記

剡壯縣也二大一力自古記之晉宋名勝遺跡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山因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許而山相向愈迫剡之水易于暴漲者以此然水以氣聚所以為壯縣也西曰嶠山巨灵突踞水上其下曰嶠

浦岩壑奇聳尤為勝絕溪多浦沙深淺不等惟
此數里間淵渟澄澈不知為几尋丈潭在名下
為羣魚淵藪相傳中有神物无敢能犯亦險絕
之地也上善濟物後廟貌像厭教夙著威灵披
山瞰谿稱其為明神之居谿通曹娥大口少為
台越孔道舟車所經无不致敬書山響答求李
尤應遠近以雨暘祈禱家賜為深時節報謝者
相踵昼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谿氏世為廟支
有吳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御貢進
士何淹為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為記

亦云侯姓陳氏為台之仙居令始過此陰有卜
居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拯之復溺死焉自尔显
灵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
郡道无之涇水径出於後魏亡言為如此有壩
浦：口有府：甚靈驗行人及樵獵者皆先家
焉若相盜竊必為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况台
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皇朝景祐四年
始改為仙居亦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
為永安縣令後人誤承仙居之名邪正如磁州
崔府君 國家奉之甚衆會要以為後漢之崔

与玉 孝宗圣德事跡謂賜名從玉從愛蓋以
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 昭陵實錄乃謂唐正
觀中登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記
亦有謂震祠間有以門方之士代之者惟其血
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報与臣子不殊也
建炎虜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
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丞相大觀文
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赴南宮神已告之富貴之
期公卒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登犯荒
修戰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為諸慶元改元

賜廟額曰显應公之力也魏君年及八十為一
鄉之老既募眾力新其祠而公之子瀟遠為丞
介以請記淮神之姓氏事跡著聞已久瀟又能
道祠宇祈禱之詳且科捐私財而刻石併為記
之修廟之役刘令君傑先以十千錢市材魏君
以宰未助之周令君悅取以建殿宇役於慶元
四年十一月成于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
君也

桐庐縣桐君祠記

荊州多荆 薊州多薊 豫章以木氏郡 酸枣以棘

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庠古有隱者採
葉求道于此或向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
為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既以為
縣又因以名郡為大谿澄徹橫真前又一谿書
文日至此而會一山巋然聳於谿之東林杌秀
渥号小金山上有祠宇有君之像蓋一方之絕
境也新婺州式車詹君又民以書未曰家本歙
陵郡人慕祠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荒
廢思有以興起之未能已邑尉趙君公餘為
一新之士民稱美思有以登氣傳後求記於余

昔未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以无清淑
曾不能登嗅巖以致一觴之為後誦唐公贊元
招仙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
者正欲逃名於世歟之高士有三人焉子陵隱
于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方干隱于唐
又以詩显祠君不知為何人身既隱而姓氏竟
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既喜詹趙二君之好事有
契夙心因併書之俾刻焉

建寧府中應用真人祠記

神仙之說茫乎邈哉有邪无邪不可得而知也

以為死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君求之而不得故以為必死云殆未必然以為有者則指傳記以為信傳記虽多妄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无之噫盖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内相志夷堅言建之曰生事以為丹欲成而久之出神往求而魔且因之功家人丈其已而无所帰又謂蒼山淺陋非神仙所居也嘉定五年季士院叔直真希元建人也為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于余且示以真人之弟待制公所為行狀及事樂先生陳公師錫容堂何博士去非所書陳何當

同鄉始未甚明始知内相得于傳聞而未見此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神既授之又加以真積力久之功其妻楊氏友公之孫亦有隱操相与枯槁于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犹未至於形神俱妙輕舉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迂而遂羽化者又難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著灵響水旱有禱至今犹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祈禱之明驗聞于府于監司以徹于朝封冲應真人旧有相孚因而與葺以侈上賜而真人之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孕秀非他郡比

近閱圖志武夷之外名山無數造化豈故私于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時多人才方興而未艾益止神僊道家之盛世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温台粗窮車角之勝欲入閩而終不遂老矣方乞身以歸持隱于四明山中望建安无可到之期第切悵歎而已既為書此且囑希元併与前之後之之到之者六復具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卷十三馬笏齋藏抄本卷五十三

集卷第十三

四明樓

鑄大防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中有蒼顏白髮月光撩然者心竊歎之人曰此高密郡王曾孫崇道公也遲頃俄揚笏相何字呼我家七師問於君何屬公拱而对曰先大父也曰言在京師時相与游從如昨日事媿晚出不及知自尔時造門聞話言祖宗承平

近閱圖志武夷之外名山無數造化豈故私于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時多人才方具而未艾益公止神僊道家之盛世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温台粗穷車角之勝欲入閩而終不遂老矣方乞身以歸持隱于四明山中望建安无可到之期第切悵歎而已既為書此且囑希元併与前之後之之到之者六復具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中有蒼顏白髮月光撩然者心竊敬之人曰此高密郡王曾孫崇道公也遲頃俄揚笏相何字呼我家七師問於君何屬公拱而对曰先大父也因言在京師時相与游從如昨日事媿晚出不及知自尔時造門聞話言祖宗承平

四明樓

鑰大防



餘百年事之廢興人物之矣不肖內之朝廷典
章外之干戈轉徙之諱歷、言之應接不暇者
宗正屬籍之盛它人按圖莫能究舉以叩之了
办如响年踰八十視听不少衰氣節剛勁門无
雜賓独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謂公曰子家素貧
僑居佛房他无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永日近
闢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牘以遺老子盍為我
記之公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說姓遁身以逃
鈞党之禍晚為著書亂思遺老在豈得已公以
當世宗英嘗馳驅戎馬間得處要領歸銀德齒

俱尊為趙氏祭酒名堂之義不應出漢子政
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忠 今天子廣覽兼听
无間疏戚親、賢、尤所篤意間平文懿迨无
遺矣至于古事今事間无不知豈不能為更生
之為而以臺卿自處耶公一笑併以為記

會稽縣寬簡堂記

會稽縣治之東有地三公所旧有一堂以温陵
曾魯公嘗為之宰名曰衮繡歲久圯壞知縣事
歐陽季思攸撤而新之南軒後庑又為亭三間
以臨河上岩桂官梅分植其間棟宇宏敞丹墨

煥然經始於慶元四年孟秋落成於十月之望
求名於余為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
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為郡以寬簡不擾
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為政寬簡
而事不弛廢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
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尔
所謂簡者不為繁碎尔宜士吏均所愛治也君
承家傳為以居甲故而今之在任服者才一二
君任中都以才譎自見諸公貴人荐之朝來治
劇邑其可不以此言為法乎因為書其為記其

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威
重民為之困官不勝繁君能以剗劇之餘力及
此且再書考矣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
忘此言後來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
之言可寶万世邑之民其庶几乎或曰臨下以
簡御衆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
星出入焚膏繼晷犹恐不逮寬簡之說果可行
乎曾不知為單父者彈琴而治宰山陰者昼而
垂簾其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為青州揚州而京
皆号大郡云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

月間官府如僧舍豈非明效大驗乎文忠之宰夷陵為至喜堂記有曰所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既潔高水尚日居之以休其心君子公務之餘吏散庭空休心亭中以養培之神以將事姬之至惟寬與簡將自此出本无二道也

昌國縣李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父洪為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既喜葛君知政之先務文樂其名之佳大書以遺之又欲為之記余分教永嘉時嘗作序齒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甚

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如也說者謂斷：為相近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夫洙泗之間行孝相近何以為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與於道路之負載者及究其說潢地里志云魯頻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倦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遜也徐廣文曰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爭辨所以為衰也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役子弟无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為此也孟子亦謂

孝悌之義既申則頌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
矣噫後世教養士以科卒得人之多寡為庠
校之盛衰者与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
以漁鹽為業近歲儒風日興而犹未盛曹君欲
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
意也始會從弟鋪尉東陽而歸今欲得人之向
以容父為稱首茲為卿已治声卓然又将與季
化民以凡古人之意誠非文法吏所能為者齊
變至魯：變至道願不在茲乎公既為之記而
命鋪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比因掃松見趙令君會方禱雨
相与过恕堂上蓋縣齋便坐且折獄之地也棟
宇一新而戶珠亦稼令請改書之且出旧記相
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
因於此也孔門之後最為善向子貢作然問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亦難乎其答矣
夫子不曰仁不曰義不及其它而曰其恕乎茲
豈夫子一時姑以應弟子之叩擊哉蓋其平日
踐履之實故其言藹如歷一世終无以易此又

從而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哉恕乎曰違道不遠曰求仁莫近一夫之傳亦曰忠恕而已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為恕大率以我之心如彼之心則為恕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天下豈復有它事哉世之言恕者曰我能臨民而輕其筭蠶追科而緩其節目是皆恕之一端何足與言恕之大全也君子孝道則愛人；能言之小人孝道則易使則鮮有能說者此亦恕之說耳君子役人者也以吾之心如下之心安得不以愛人為務小人役于人者也以其心如

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至微之事言之令君坐官舍而有以謁入者心欲卻之苟曰彼之來亦良難豈非有急以相投有事以相豈邪則吾之迎之也必不以為憚驅車以出謁欲見主人而不出心必愠之苟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姑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此以往仁不勝用寧復有爭陵犯之患哉令君曰所未聞也方欲以記為請願徑書坐中語以詔後之人且曰邑有吳氏懋者既以一力葺理宰戶內外俱備又以其餘材重建此堂願說名焉令君名秀

縮秘閣修撰右司公之子以清謹守家法以儒
雅飾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為邑中建惠政
石梅分為雙羽壯應絕出吏民以為昔所未有
誠信愛民上下响答此堂其餘事也

冲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具載礼經聖人之用意深
矣陽羨周壽侯庙碑後有宗簿宗尉溧陽史氏
旧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職蓋是時宗法
循在意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為之若有司然
餘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為農者故譜而存自

受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謝吳之翻允有名
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傳隋皆嘗
上於朝而名臣為之修纂齊則王淹修之它悉
類是聞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
武氏而譜法大壞唐人犹能各守其閭閻今則
亡矣本朝惟一二名門如往祁公上世自三
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蘇老
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見乎服无服則親者親
者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應夫一人之身分而至

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公嘗讀而重悲其
言故族黨雖卑縱不能与之如同。豕率休老泉
之言以待之。山谷先生文章妙天下。李向夫百
家而至。往亢為紀人。東坡先生薦之曰。孝友之
行。迨配古人。其見於詩如食蓮有則等語。皆藹
然仁義之言。於元明知命情義尤篤。晚謫宜列
憲。雖極矣。孝道純熟。不知有死生之變。與再從
弟。清民判官書有曰。吾飯所以衣冠而仕宦者。
豈已力哉。習自高曾。以耒積素。使然。冲和之氣
在此一枝。其實相去不遠。幸保念之。嗚呼。此言
之發出於中心。其視羣從功總之親。豈有厚薄
之間。祇此一語。可以睦宗黨。可以厉風俗。可以
寬鄙而崇薄。至人宗法之意。盡在是矣。先生之
諸孫。榮既刻之名。曰冲和帖。又建堂于家。仍
以冲和命之。皇太子為之大書。榮又求公為
之記。顧允巖之詞。何足以發窈堂佩服斯言。故
勉書之。榮以才業之美。由即曹宰掾為直。顯謨
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其它在仕籍者。多以治行
見。辭故家簪紳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黃氏者。茲
非冲和一枝之餘慶耶。

清芬堂記

皇朝以忠厚為家法親睦九族高視千古高
宗中興收用同宗以強王室如今時今訕子崧
子畫子直皆列之法從或紹爵郡王士擢士錢
芳文皆極祿位之豐更化之後前擢今袵袞封
安定特殿諸老尤眷隆渥特許非時見 晉安
郡王倡和動盈卷軸王至忙高迈孝問夙成篇
章曜璨屬聯尤工其間理趣精深非若文士徒
為華藻而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受內禪而
令袵不及見矣一子 覺以御書詩二軸裝潢演

以進 孝宗復親灑翰墨其一云朕在藩邸
令袵以宗室老奉朝請時有唱酬子覺合標軸
某上想清芬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云此卷皆
朕与令袵唱和詩令袵亡矣覽之愴然先是
裕陵朝諫官江公望以抗直敢言有重名於時
而又孝佛超諸每謂与吾道合令袵旧与之相
好得其四書俱是理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
甚中嘗以進呈 孝宗又書其後有曰觀江公
之言其利濟方便超脫生死佛道盖如是欤超
然居士粟能乞蹈卓尔不羣信乎宗藩之領袖

也高山仰止聊書卷末詩及此跋又書曰諱至
士有一超然蓋令矜自号也子覺之長子伯禽
秘藏于家亦謹題于卷尾伯禽之子師濟奉以
示臣公敢繫冠再拜而讀之仰而嘆曰愿乎盛
哉臣子之家宝先日所得奎畫者有之矣未有
炳曜傑特昭回之光連篇繫牘如此之夥者也
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學所交多世之名勝
樂善好施曾次豁然中間嘗以容得禍終不自
悔惠人利物不負公望之言京居柯山臣外祖
太府少卿証恩温為守与之友善公望所謂事

之方便物之利益者外祖蓋終身誦之後二十
年先臣贈太師岐國公公為監征公知其貧而
廉貸私錢三十万以濟臣家之歸先臣一介不
取虽已償之至今懷感終不敢忘此國公之細
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實行也師
濟將取清芬二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於
臣老矣季落不能馳騁于藝文之圃輒直書
始末以著君臣相与之深庸詎後世為安定子
孫无穷之榮且以先前良議論末吏相映照
為一時文献之盛云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南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堆阜苟先
山處皆以得名乎台隄山在已郡何筭自泗上
南來者望而百得之政米室晉府弟子山又詠
儀真洒此登高見連節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
州大明寺所謂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无
領略之者六山居士一覽而得之徹僧序之敗
屋作為斯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以為占
勝獨江南諸山一日千里而王荆公亦謂一堂
高視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大而發滁之醉

翁峽之至喜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衝
士夫往來喜至其下自堂之成所謂迷樓螢苑
蕪城九曲之旧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
峴盖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豈非以其人哉并
叔与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
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凡是邪然而物
有盛衰承平才更七年而堂已圯壞直友館
刁公約新之沈及翰括為之記紹興末年廢於
兵燬周貳卿得起其廢而洪内翰過記之近歲
趙尤園子濠堂加葺治鄴承宣與商更剏而增

大之閩禧迎囂之起跟揚之境本无侵軼而唐人債師喪社大甚始以大言自詭事未迎而欲遂遽假清野之名縱大于外城郭室屋延燔一空而堂遂為荆榛瓦礫之場于茲數年矣嘉定三年寇攘既息而旱蝗飽館之餘瘡疾益甚皇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云以閩滑之節後吹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千揚遂繼叔祖尤圖之軌下車之初日不暇給簡節既目思威德並用教條井井軍民帖服邊鄙既已不聳而年又順成浸復樂土之田神城堡寨

未曾有禽魚上下咸有喜色師間名於雪峯強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請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下之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脉絡或渚或泄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还甕山之氣子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灵之氣得以扶与磅礴於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起徹之士渾藏若虛出於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剝而已哉屢嘗一再游焉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囷固自不惡惟積雨暴漲則尤為壯偉可

現顧安得每。如詩父今過之既生亭上徐徹
亡版水則大至怒濤還雷凌駕震盪素現萬教
哮吼層出真天下之奇現也始惟見寒沙野寺
紛駭相應少為覺兩涯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
此非乾至其上深瞑而駐現者不足可知此莫
公正謂亦好飛雪之勝不如此施之成閨机箇
開乃大有乃於瀑泉也是廢傳洞下心宗精鍊
刻苦等慈接釣法施不容所而領動緇白數生
廢刹皆立具之壯年嘗士力年比以办中緣脫
座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歲現俞之餘他人支

傾補壞犹惧不濟乃於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錢
百問外不以謁諸人內不以費諸帑傾囊俯篋
一力為之信有大過人者是役也僧德宣實相
其事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
亮割膏腴以補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矣故併
書之以告來者云

望春山蓬萊現記

老与佛之孝行於世尚矣未知孰為輕重然以
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
百其居財十數而佛庐至不可數何邪蓋嘗聞

之歐陽公吳大略以為佛能籍人情而鼓以禍
福大之超者中而熾老氏独好言清淨灵仙之
術其事宴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與作
為力甚易而道家相遭全之好尚不能独其
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矣于其後者
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省湖千頃
山穹然秀出此為最还者名曰望春日有灵彼
廟以祠白老政宣間有陳教者始崇以殿辟道
院於京俾道一馮立推奉香火祖父少卿典御
邦因湖之游請于朝而田之歲得穀亡慮四十

万年耒生是刹百廢具率追跡二老而千佛之
閣歲久寢圯且將弗支犹以前人規模為未足
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旧閣及前二閣之
上僉以為難師之志不回也先是日本国僧千
光法師崇而者奮發願心欲徃西域求教外荆
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方年為可依者航海而
耒以師為歸及迂天重西下隨至居歲餘引師
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揖受之恩糜軀所不憚
况下此者乎吾忝国之近屬它日帰国當秋即
材以為助師日准來見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園

之木凡若干枝大船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
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嘆曰吾事濟矣於是鳩
工度材雲秀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
取於境內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
才三業告畢費緡錢二万有奇是歲海莊倍稔
羸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
以迄于成凡為閣七間高為三層棟二十有四
文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椽楹俱三十有
五尺外開三门上為藻井而上十有四天為
虎座大木交賈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

万斛父老以為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
遠居之於是規空益典廊庑略備思遠淦心鍊
氣得黃老之真風驅役鬼物灵迹有不可掩者
嘗之京師有運舡數百千艘歎絕堆而潮不登
為作法於其喚未几潮溢欢声如雷悉賴以濟
發道使以聞勅差明州管内副道正監發精谿
旁郡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字備郡以死
恐思遠亦有陰助古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黃
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
手書扁榜以寃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

功今知現吳若訥繼冊志清之後里之巨室房
氏兄弟相与出力共造又得智氏創成嶽行祠
於山麓遂為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現之諸
君可謂能自力而矣于其後者矣公自念生晚
亦遲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知年及議何
君犹記其道貌能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
吳嗣法於何為孫行踵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
是為能負荷者故与之遊一日來請曰現之與
才六十餘年惧无以得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
久不久正亦在記而說此翫散之文乎世之棟

梁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記

雪竇山錦鏡記

四明樓

鑰大防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年既至絕頂而地始平
曠而山又環之寺挹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
所從來出山之兩腋而舍子前徑赴文壑峭石
削立險不可測宥空落崖飛雪千丈洞心駭目
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繇古以來登覽
之士不知其几眩于創見何暇擬議紹興甲子

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于万象
之表謂水去太亟屬寺僧以田為池使二流匯
其中寬納而緩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廢
千畦淳玉雪不妨飛練掛丹梯讀者躓之而四
十餘年十易主人咸睥睨以為難淳熙十一年
足庵鑿公禪師既至百廢修舉取莫公之說斟
酌之八月己未遂與蓋鍾池深一尋從四百三
十大廣平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因搆為閘視
水游落而閉縱焉明年二月庚子池成游連析
隄淳澗如拭千簾倒景室如相映道俗欣嘆見

宇有碩民力為之欲為无窮之計而驟起亟廢
凡不能以一瞬山顛水涯結茅累甍或遂化為
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予以為今之
琳宮藥館擬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瞻徑或其
間者皆固然邪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
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浸致雄盛者豈曰有
數亦存乎人爾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
蓬萊之興或作于前或繼于後以濟登茲歸語
子之後倘能念其艱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无
窮矣吳曰正歌記此以示來者遂為之書

天童山千佛閣記

淳熙五年 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
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之 甚雄敬刻雲
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蹟實
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
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巾遂
辭去曰吾太白一君上帝以師篤於道行追侍
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
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
秀為一郡之望紹興初完智禪師山覺歆撤其

寺而新之謀于中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
此寺所以未大显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
能為層堂傑閣以祭越淑雲之氣則此山之名
且將震耀於時矣竟深然之乃昭旧址謀興作
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臣高少務極崇侈一為
高閣延表而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為二大池中
立七塔交映澄徹游是山者初入万松閣則青
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舂層見林表而倒影
池中未入室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虛舍那
閣尤為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絕

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枻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
有閣於芦舍那閣之前復道懸屬至人歸然相
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大重不時為
明甲剎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為第一游宦者必
至、則忘歸、而詫于人声聞四方江湖相子
以不至為歎 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
歡若平生暇日未游願瞻山林双珍玩生宿驚
或累日不思去因圖以進于上會稽郡王太師
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
絕特之觀无以加矣十六年唐春怀敬自天台

七丈攀千佛居之位置面勢无不曲當外檐三
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楹有闲翬飛跂
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植內為綺疏表裏明豁自
下仰望如見崑閬梵明磬鐘年空拓响徜徉登
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 御書金榜
巍乎中峙翺以翔九護以絳綃高出雲雨之上
真足以殫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裝嚴
藏入見樓閣廣博无量則不可知若徑行四方
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公奉祠東歸嘗往游
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过于百闻敬請記其事

老矣李落不能形容始紀大墜以表吾卿之勝
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
景思過半矣虛庵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
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及悛巧匠
瑰材成此勝事觀者无不駭歎或請歸之敬曰
殫力竭財幸濟
謝去若丹膜華飾尚
有賴於後之人云

安巖華嚴院記

吾御僧刹最中奉川二邑凡七十有二雪竇古
道場為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枚壑幽邃非餘山

比出縣伯三十里於唐之大曆而廢於會昌

五季漢之彭祐僧濤聳義僊入山水卓庵之地

登高四望投以一石誓四名所住處吾其止焉

既得之曰此五九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

皇朝乾德錢氏猶在其越閭聳之名俞住杭之

靈隱寺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為四明道場爾後

寢為後弟廢壞天全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君

下與泰陵廟諱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汪居

士混自号知靜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稱為汪長

者率信士十人乃挽師為此耒既至左右居士

契舍遂相与營度形勢迂立寺基相去二百步
有將宗盛施我十萬鑿山平北汪君搗合中力
建寺宇百餘楹殿堂宏敞中爇像設廉定元年
括囊山人志全為之記大率稱其地之勝東接
奉川西連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与送
之速則曰霜者不再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
道戒謂冰為十方宗師說法道場語論深切盖
稟約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曹隩至一約
十餘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浙立稱為檀
越至則施財出力為多其慶曆三年賜華嚴禪

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濯塵明橋中有釣
臺綠蘿望海亭皆為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開
有吳作支傾福壇祿田不能有所增益今住持
僧无盡俗姓汪氏實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林
公會不三住名藍來主華嚴十年矣念居士經
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捨俗為僧与之效
力有蓬道与山縣亘三十畝岡壘險絕遂為盜
區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已業也至是捨入山中
別立一庵以謹護之林壑映發又一勝处于北
郡馬跡開廢田八頃又以衣蓋增置三十畝以

瞻塔庵盡公既已重建僧堂鐘樓等比日加壯
翬為青磴机輪激水為无穷之利又将增廣大
殿青倩地之廢與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
後俗处衣谿為大家其與未艾豈苟然哉余家
久与之通譜視之犹南既也族与從与宗党求
記於余：笑曰嘗觀白樂天沒洲禪院記謂晋
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間清 大和有頭
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為禪院寂然謂樂天為從
叔乞為之記樂天卓以詞矣道猷肇開寂然嗣
與今自樂大人垂文茲山異乎哉沒洲山与白
氏其世有緣乎今安巖大刹居士建立於前無
盡嗣與於後復委余以記余有從子清一方礼
畫公為師其於汪氏盖不止如沒洲之与白氏
也因慨然為書之

徑山典圣万寿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处也由双徑而上至高絕之地立
峯崿然中本尤湫化為宝所因一禪師開山於
天宝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得斯人而後發
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礼將相
亦得与太文夫事繼之以无上又繼之以法濟

坐鎮羣魔力新禪牀而色不動識子武肅王於
徽時故吳越紫世崇奉尤謹 皇朝至道中
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
翰蘇公知杭州年為十方祖印信公為第一代
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耒主法席衲子雲集
至千七百中末年南歸重耒貽而復掖人境相
與映發道俗超仰尢神亦隨指麾而定 显仁
皇后在慈寧宮 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
游幸就書九游閣為榜 孝宗皇帝書与圣古
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業环拱称第一

大慧以耒名德繼起神尢灵响素著国家民庶
有禱輒應紫封神應德濟显怙廣澤玉廟為灵
澤且有玉圭玉帶黄金拼铲祭器之賜其盛極
矣然而廢與有數不可豫知因一之後以会昌
沙汰而廢咸通間无上與之又後八十餘年慶
賞始以感夢起廢為屋三百楹翦去樓：手植
杉檜不知其几今之参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
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
耒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
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苦而盡異哉

人皆以為四百年積業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
之非寬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于五峯
之間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為屋甚夥高下奢儉
各隨其時曰陋就簡亦復有之中為之請曰大
慧无恙時豈不能徹而更之預其勢未可茲為
火起尤堂瞬息埃滅豈有神歆一新之乎况祖
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不毀開山之菴四面焦灼
而茅不傷師与国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
比移醬坛涌水成井今日安知非暫廢而當復
大具耶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為之乃出衣盂

為之倡率季徒元韶可蓬等所在緣化 兩宮
加以錫資施者聞風日集動以万計又命而倍
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
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於山者无間比丘優
婆塞相与劝勉智者献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
不翅已私間拓旧坯首於東偏為龙王殿以爇
香火之奉繼為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迨湖海
大甲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兩庑此皆一
日至可溪寺之所山至也宝殿中峙号普光明
長郡樓观外樓三门臨双徑架五鳳樓卷间

奉安五百應嘉翼以行道閣列諸太五十三善
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起前聳百尺之
樓以安洪鍾下為觀音殿而以其東西亭皮毗
芦大藏經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聳其上石
置後山巨壑中開毗耶弓之於法堂之上復層
其屋以尊閣 思陵宸翰御榻修後妙喜塔亭
仍建蒙塔于明月池上為香水海以沐浴為大
慧堂以選僧禪房容鉢內外周備像設惟尊金
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
書蓋其百工競起中志字應經始于六年之春

成於嘉泰改元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
區為大宝坊始者蕩廢于一彈指頃若甚慘矣
及乎吳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
過於旧按圖而作井、有條雲棟雪春翬飛層
疊迥出于烟霏宜葦之表春秋二會耒耜蓋欲
奔湊瞻附如見化城驚瞿踊躍得未曾有徑山
於是乎大振矣余嘗登含輝之亭如踏早空左
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
越山歷、如指諸掌真絕景也為別峯室叩賑
詩有百万柳松双徑香三千樓閣五峯寒之句

即為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毫无餘蘊矣是時
新剏大閣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疑霜雪步一
十年犹屬夢境今則上果之盛何止千倍恨未
能一寓目也聰忽以書相尋于寂寞之溪屬以
記文遣僧契日攜書未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
侵季落暈日隨哀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
佛事不采于重望雄文之士而為此未何其拜
邪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事倍其語為之
夫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為盛
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謂在果公何是道而循

習鑿者以為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為此
初豈有意於與作者同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
响答上資国力廣集喜捨時節同緣有相之道
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記以傳遠然於師何有
哉矧因一之初本无可傳之法其後瞻礼之中
傾于億兆財施之廣形于千万視之如幻等之
於空居惟一室惟一牀存褐陶甃衣粉食
其視寵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款
以言語贊歎有為功德多言益足為贊之故言
盡於此師其以為然乎

江州晉照院記

余少侍先光祿自洪都舟行順流而東過彭蠡
望庐山崩翠屏於空外小泊南康迫於行役不
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炉諸峯悵望而行犹
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遇人自山中未必問象石
之勝或惠以圖典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也往有
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晉照院
之詳菴院去溢城之東才十五里為邦人游樂
之地昔曇均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
有白鹿臺：下即此刹晉義熙中遠公与十八

賢結蓮社於茲山而於山顛水涯建立法幢甚
中此蓋其一也豈非深入庐阜而面勢録勝前
橫大江：中桑落洲正与之对亦為一古刹中
更兵变蕩為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結屋
而徒弟普誠与嗣子師瑞師紹師義師卿相与
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庑法堂寢室輪藏三门
鐘樓佛閣庖湢等处无所不備端公自以土木
但為有為功德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為己任首
住舒之興化移浮山迂投子未几被命未有正
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耒居東堂瑞其高

弟也既嗣法度父子更倡迭和相為引重衲子
雲集因念受業香火之得犹有未滿人意者声
衣資度智甘智月寺十僧使相上事為經久之
計僧曰以待雪水高人是刹之立凡七百餘載
既廢而復大興豈无数邪瑞公清介孤高而未
嘗為躋履之行道俗歸重故能一生大道場至
于九年畧无魔腦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成一
日語余曰出本无心住尔随缘拙庵既已示寂
吾將歸老于可山之間素无碑誌願為之記將
歸而刻之噫余既无肉扶俵相役以酬宿願縱

到山中勝具亦已无有吳何之歸度無再見之
日庐山白日略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至
為之慨然也

魏塘大圣塔記

僧伽本而城人唐奘翔中始末中國於泗州臨
淮縣信羨坊乞地遠標欵為伽藍握得石香積
寺右記并全像一船上普照玉佛字或言師
頂有一穴室之以紫夜去絮則香滿一室質明
香还復靈之万回吳人謂观音化身也示寂於
長安以有灵應迁还泗上為之建塔博子世及

矣。公先祖少師年四十為守家傳其顯應事甚
重。陳子充大元了齋之孫二卿之子與余家有
連。此任太府寺簿。余方為郎相與尤厚。余既擢
間而子充亦掛衣冠矣。忽以書來云先侍郎自
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郡。紹延平既元。先序元
所於歸始謀木與之居。僑寓魏塘。大聖院六年
始得。今行橋之宅院以大聖名。中有瑞像。美異
凡不勝書。蓋自治平紹聖時。屢發妙光。其明屬
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於此。祖父
諫議堂因從兄默堂塔流而為之。資所謂一月

在天影分芳永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尚无恙。須
吾二親闔門敬享。皆所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
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造塔于寺
中。既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力為之。
經理歲捐百斛。以為助。今將二紀。土木之工悉
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卒。指日可
畢。願為禮記之余。方病足僵。卧一榻。吟呻无聊。
未能屬筆。隔歲而相促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
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巾佛尤魁奇。且有窈元
三百尺之語。東坡之詩云不復俗士汗丹梯。一

看雲山繞淮甸乾道間以役吏過泗但有火燒
水韓掃地空之嘆而已盤溝小蒙之在吳門人
猶數之不謂殊特之觀乃光于此子充疏財好
施既以輕視軒冕不問家之有無狃于此奉惟
力是視倡率中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于羅
雀之門與世吳好如許余亦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吳國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蚤未曾一至其處讀韓昌
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閻傳灯而知小釋之
闕山三神蕭姓釋迦之來實有灵响遜山為昔

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于今迦之道愈
高山之神益灵山之名日以著環袁之境旁及
四御之外水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充斥其
詳又見於字惠二王集錄寺具于唐會昌之元
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太平吳國禪寺之額
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于江右自迦至今凡三
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之四月三日不戒于火
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盡為煨燼茲豈有數
耶太守寺止余公謂一郡倚此山為命當有以
興起之亟相金錢三百万首建法堂及二王之

啟戶部尚書趙公為建僧堂三門且為之盟
知隆興府待制趙公前後施錢六三萬作佛
殿徑山清公率其徒持鉢曰達問者樂施不數
月佛殿大室香積厨庖者還旧觀而煥然一新
則大過之嗚呼又何其神速也余侯以丞相之
弟平易近民既已成民而又能致力於神尚書
啟澤民之惠袖浩國之手歸而燕居助成大事
連帥又出俸餘為之倡率清以一衲屋寒暑頃
在淨慈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頌至今土
木形体不改故時四人者相与敬享惠之鬼神
與釋迦大名刹一廢一興殆不偶然清屬予為
記其大槩云尔神有二祠去寺遠者一舍近
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諱慧寂初来自柳
余侯名應誠尚書名善堅待制名希澤清自号
簡菴余曰明樓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四明樓

鑰大防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乎前任人者氏自
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
諸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有未
曰藍田之文識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
一邑无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執二松之門丞
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為之率以

動幹二其令有聲於時是邑虽小思繼家聲庀
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折獄凡邑之
寄人府不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仍薄与尉或
不与也侵官固所不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
自有常乎雇役然制等緡錢動以千万計境內
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部使者萃于
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迄它郡會
邑大夫更易揖承久之惟恐无尺寸自見以及
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豈欲一
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然

也余讀書完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
之

錢塘縣所壁記

錢塘古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
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旧負
郭二邑事体寔重它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
年有皆錢塘仁和在開封祥符丙赤縣中書擇
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于是選但之重仁和乃
錢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為旧治在錢塘門內
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此為之在

國庠之炳南邑鉅事發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
宋君价始至其滯擢煩坐以无事首作夫子廟
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集回又稟彙前任人
名氏將刻名以記縣既甚古蒐考史傳自宋元
嘉中劉道直至吳越羅德凡十人 國朝張台
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且載歲月亡者缺之
使後有攷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
雅歸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公
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于仕也為之記始末
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无也然縣事去民最親

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大傳元魯山諸公著於民
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
之

泇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四明為東南大邦海吊三垂比道海盛東控高
麗日本諸國 高皇南巡駐蹕臨安枕馬控地
要地治置泇海制置使尋命守臣函之凡閩浙
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為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
東四郡檢校少保祁公仲荀徽猷閣待制仇公
愈皆嘗領之初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二司

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清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于是張君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常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倦游念歸遂仕于家又閣入人望今吳侯一日謂公曰時平罷警幕府雖有文書然制司任重為之參佐敢怠其事保刻石紀前任大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為是官夫子為我記之侯嘗為鵝城淙梁二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能無以表

見然嘗造其公守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有公既與侯游又困得以不肖姓名記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數家考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柳越州節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柳於郡明今為慶元府鄞復為鄞翁山即昌國也大曆六年三月四日廢于袁飛之亂故唐書

地理志元和郡國圖志止列四縣曰郟奉化慈
溪象山而圖志於郟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
春秋所謂南東越滅吳請吳王居六者也其洲
固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之圖經翁山一
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枕存
皆今之縣境也 皇朝端拱二年始為鹽場熙
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則富口三鄉典郟縣
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鬪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為
郵令創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
一鄉隸焉初以邑與俸費以尉兼簿領之取隆

興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
武尉而戡始分邑之未立一尉獨 承平民有
餘力官舍壯麗它邑无能及者而簿廳始曰草
創久覺弊陋居者惧將壓焉累政歛為而力不
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欲一新之既
數君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嘗誠為之圖郡造浮
梁邑有餘材居請待之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合
材效力不約而集鳩工于三年初夏成于十
月之乙未為所三間高廣加于前數尺附與軒
稱是後所名之神祠十左廟廡吏舍一切更造

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優與之直費錢
才千緡文者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喏曰民不告
勞而輸將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民于朝叔人
刘閑叟嶠雲以書來四身子揚且臣欲附計憂
一試望有以忠雇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也初一見而奇其貌与文今又兼
知其才矣余鄞人也而未嘗涉海第聞出定川
蛟門山承天无際風帆迅駁穷日而後至昌国
故虽有宝沱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
人往來誦揚君之政至不容口 物之初臨事

不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量也已壬子詩記其實且
曰揚君時去不可以无傳故欣然為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所壁記

郡縣丞雖不侔然位高由偏大率如藍田壁記
所言余頃贅依月立問於故給事吳公芾公曰
吾嘗三為之進則有 權之誠退則有避事之
謗今日處於材不材之間可率可曰子得之矣
慶元於今為輔郡二車有三向東西南所而南
為勝城中一湖窠為絕境公宇挹其陽宜得十
洲三島之安旦為權酷之所至今犹 其橋

南度增員始以居此參政我公重建紅蓮閣於
前連使傷公大異廳所照二廳皆名此楊
閣烏今董君嘗入制幕先君之節對為參議官
同僚願久宋此辭風上制秉別駕車以來既至
首跼踰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刻是屬病故相
三請不遂為之書併以所親歷向知肯芭
文君之文人資政在思政元帥府為名庄旁
涇流傳犹有此臣之風亦此一舉足以凡居寔
之不勇淳熙初魏六易鎮罷倖二內置居史司
馬之職故六年而後四華君以太然金貧外買

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
蓋自婺之浦江祭源浦江旧名浦陽也原志載
越則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犹在有
移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今知所始相傳以為
錢武肅王誅董昌于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閱
土乃灵助庙塔路記乃会昌中碑已言錢清列
名已久昌傳言軌昌至南江至代吳越世家
凡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邪或言汝漢及第詩

百錢送太守劉寵：各為取一大錢取此表集
清云廵寧間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瀆
場江水清淡以之分為額不寧三江曹科兩一
老吏云崇水改鹽注始以錢清分為五場基
雄阜四課乃旧教閱之所今犹目為教場亭民
東几十餘戶：每月出鹽一席豪強既侵奪其
地邑昏又 漁獵之復有私般通陸之槁童
餘三十一戶而額下減便之頃出是以重固而
五十年未未嘗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弗錫孤
苦力丞久處上庠幸取世祖項尉東陽額青能

声薄而為此不敢不謹撫存豪民既為之剔蠹
既源又間為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
而課亦隨遂遂增九分有奇也字連於崇無二
年適百年矣雖顧敞之其 高宗幸四州略嘗
駐蹕其中鋪為一新云食使得十萬錢而為屋
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物俱備使亭民之解事
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与居民嗟嘆以為
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
八百丈上塘千三百餘丈添剏兩塘造南岸大
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

未求壁記特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
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考云

池州教官所壁記

秋漏為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
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
甥來嘉廬申之祖泉力辛繼士科為郡傅士其
行也求贈以言申之後而好文進季不待功勉
特以其少孤自立將為人師慮鮮琢之名益大
書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官未几則閑
教育有庠衿佩向風以書未求壁記語之曰余

嘗客授子之鄉矣季无止法季然後知不足教
然後知困古人之言甚旨深矣非真知季者自
以為足非罵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教季半
傳說之說本以勉其君而季記以為教季相長
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說又所從
事惟牽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于季當自
知其不足用力於教當自知其困不足與困子
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警坐右
且持以告後來者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記

慈溪縣吳修水利記

四明樓

鑰大防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業腴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烏縣之西北有水出原山百池而東來未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且有閘啟閉以時遇霖潦則泄之瀦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勢朝拱

映帶左右合於陰陽家言亦枕它山之于郡成也昔人創邑之初為具溝于并市橫三縱四日止南而立斗門于東呼吸江水脉絡通于下堰其太墜為古澮沮之利歲久闕廢永無疏濬旱則仰潮汐右盈湯涸民旁滋甚縣河淺淤孤蒲叢坐居民因侵其旁龍木室日就湮沒兩隍則滄溢沈墊已則污穢停滯氣塞不宣多起病疫豈惟不足以供灌溉之湛年未縣中再火延燔數百家環拱而奠之救病又甚烏邑死丞水利

之賤薄實司之蓋有欲為而不能逮者會令局使岳文方提舉常平事按行郡邑首詢利房縣人合辭以請乃下其事使亟圖之主簿趙君推跡本原慨然載復其旧告諭父老率子弟莫不効趨凡田乎西者畝出錢三百首通閘於彭山先為長隄以捍江潮徹故閘餘世悉上以石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闊丈有二尺扁以層版經始於淳熙十三年之孟秋七月沆事費子百六十万奇工五十重子四壞以障支流西御之利既興遂修斗門復捐金以為之倡二者皆

堅緻精密比旧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為瀕河
之後趙君譬曉明白上下交孚於是家自為役
不待程督秋霖之餘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考
徹壅蔽始見故道穰別浚治上不告勞河廣一
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
流而灌之淶波汪洋舟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
之田易去橫弱增重岳累昔年旧觀一旦復还
如人之身氣血滂鬱疾疹迭生醫師之良道之
流通則通体和暢精神自信老穉欢然相賀且
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几乎趙君佳公子也種

李績文以儒科自奮笑資國敏叟事極不苟二
後之與皆成于同僚協謀不掣其肘更選里士
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與其間故財不
蠹民不擾一蠶不施而利與害除可傳永久咸
諸池之金規古循吏剖江解紇功止一時惟水
利之與則可以惠民於无窮熙豐間非不務此
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奉行考之過也善乎蘇
穎濱之論曰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
所在而先遣使者上事 此盖 甚貫劳切中
當時之病恭惟 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弗及一

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課之是惟無
作則實利及民賞不失蒙所在盛潰由今之
法良有司奉行惟謹而佐邑之賢又有如趙君
之整办遲以年歲所濬多矣後來者尚有以增
緝之執趙君名汝積字禹卿漢恭憲王之裔
熙陵八世孫也

荆門軍義勇器械庫記

文武死二道有其名則必有其備古之義也荆
門王使君銖之前郡也甲不忝於先烈竭力從
事有聞于時始至問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貧姦

豪得志道途烏集人不真居為言君曰是當有
以次第為之放蒙泉以驥光而利入自倍墾約
椿以為田而曠野以闢打隱之以增富城務農
功以勸本業崇飭孝校擁資孝悌炭釋奠之禮
勸賢士子以耒文風以續先帝政之墜緒鞫治
豪強塗飾大政明饋信今以制道 盜賊之尤
无良者遠升墻教義勇又能鑿 賴名甓通塗增
置郵傳以便往來謹近鎖絕走往申嚴法禁以
謹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
最聞可以方保災一竿以拜聰政三人捕得五

誅之以閔上尤嘉歎以為死罪可待威名流引
姦宄屏迹載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為重
在足籍古四平人顧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數雖
具在而積久不用位置无清罕屎於郡治篇尾
滯壓朽腐兵氣不揚君既親少下試以作者秉
且曰兵不犀利与空手同甲不堅密与袒裸同
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万一延燔則
又将燼滅而无餘矣乃度基於郡之西北虛曠
几百餘丈繚以固牆阻以深溝裨工処材以閔
于朝有旨下總司輸金木以濟其湏淳熙丁丑

年八月元役不几月告成為屋若干楹廳百居
中置樓於門兩庑翼如也史君為政抑可謂知
所先後文事武備无有不及者足以為保障矣
荆門多古迹義勇之士服智教法持利兵以賈
勇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橫矛距
敵者乎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扶清漳之通
浦倚曲阻之長洲其亦有為仲宣之賦者乎使
君其進之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於淮末捍海之堰、在泰州梅

陵縣地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曆中點陟使李承
自楚之鹽城南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
遮民田亭竈附依尤利鹽車至天至初范文正
公又宏大之徒摠少兩以避海濤之衝發運使
張給轉運使胡冬儀實主張是亘一百四十三
里有奇甃其外以為固置兵八百人分列公寨
奪與繕終崇祖之後始充它役乃克一人守者
宣和堤決壞田三百餘頃利具七年又坏堤九
半越一年始修成已不如天定之堅密厥後提
奉朱冠知州百餘子寅張子正魏叙績皆因

壞瓚鏐子寅又請監場官分視捍堰各守其境
淳熙十三年提奉趙鞏相海所衝曰六澤浦甃
而新之祉於旧三倍且柵其外十三里更版築
堤六里於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患達伯親慶
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姜涇河東有王
月堰下臨海洋元塗泥為之問護地形孰下
紹興以來四徑移築民坎之墊於海者十五果
衝損海陵堙身是里餘以亦壞十餘處鹽
損甚提舉王公寧覽之州亟命知海陵縣陳
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尾人基厚二

丈尤矢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
令許創立基址計三十而里一百九十四步明
工二十八不公按圖察之謂西樓范公大曠若
不及今移築則堰伯之田當為斥田且將德得
旁入橫流四出為害益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
臣職也敢憚改作所費雖重樽節計用銖積寸
累願就茲役不敢以煩朝廷伯及仲重貫事未
與之特亟圖之正月甲子剡上凡再旬而得請
遂以月八日庀役至八月八日崇成既訖事之
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三寨與寇燒碣以為

浮而繕修之備仍檄之縉僭幹辦公事趙不熄
董其役公亦躬毋一片凡用若干工費錢米若
干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為功也告成于朝
迂一秩以寃之太守沈公坦走書于公曰捍海
大堰雖跨數州而學之利害尤重今日所修則
全在下二邑賴賢使者一力為之民既不知後
凡我同僚亦皆蒙成而已子請記之公因為之
考圖經四記而得其貴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
後也歲不止几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矣者相
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

今天子之垂意為部使者為鄧將皆如王公之
用心雖至于无窮可也公与王公嘗同朝稔知
其文章政事之絕人試郡永嘉實繼沈公庶事
之後秦州其与也治亦有餘尤為王公作知樂
其有成款以傳永乎久公長与濟方以一尉出
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事焉

餘姚縣海堤記

餘姚為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
綿地一百四十餘里旧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
老泉雲柯三鄉沙漲土高无風潮衝决之患百

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廢壞實為民
憂其末自雲柯南北至于上林為二万八千丈
慶曆七年縣令謝景初為之王文公記之今自
上林以及蘭風四万二千餘大慶元二年冬知
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陵四所計五千七百
尺者又其所創建也龜人求記于余謝之曰今
尹之功力固於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
為第二俾續不已則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
以記今日之實則可思余外家汪公少師宣和中
嘗為是邑脩燭溪之湖達承宣之亭其後伯又

從光皆嘗為之婦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寓
邑中熟知海堤之為害而近歲尤甚大率歲起
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工一十二萬費緡錢萬
有五千方力或不均弊凡百出故勞費如許民
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蕩去矣施
君始至問民疾苦咸以此為大病親往視之詢
究利害及得要領遴鄉豪之首公強幹為人所
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感
協力以助必欲集中力以捍怒濤為久計以蘇
民瘼承平時利羅公適知縣祕水牛君嘗

以石為之今雖百年田迹遠在海途中則民田
之侵多矣先因修築搜取金中田在例築上千
乙百尺用上二十五三百六十以蔽東却之田
惟西却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為之故堤蕩毒
為害甚酷乃於謝家塘王家之和尚塘三處度
為古隄道計三千尺石當海水突怒之解鄉民
趙明澤十行陳之其後約實甚重邑亦足以供
列千府于監司提舉當乎劉公誠之深乞年紀
道助爰三有解益勉錢之凡所陳請卒應如响
通守王君介幹辦公事三君柄左右尤為全得

將以展布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為一層用萬皇
三萬尺縣公給錢四千三百有奇也之上之與
其二人助三百萬上力尤重：猶未足也茲車
既成則並海之田秋盡可以无虞矣前者惟知
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系寧朱兒隄
壞有漸特人事君所未考尔冬而起天眷始與
役因仍粗畢船以办早日隄事損一事之出蟻
穴犹能潰隄况秋皇潮起其壞必甚亟糾血隄
民夫為之救繚農事方殷青黃未接安有財力
以為久計今則由邑官分季臨視扁山三如兩

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開趣丁月前其至誠
愛民有不可解於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
者几何人於君湖之長與人實司諫之子司諫
用不盡其才齋志而沒君能世其家下車以來
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以有餘銖積寸累以圖
此卒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敗於垂成及其未歸
為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比歲它邑告歎
而此獨豐海田孔於停入明效大驗今已如此
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
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今以深長之思而典民庸

部使者之矣建白甚明丕朝勤卹民隱遂濟登
茲非止人力也後之人守其成賜隨力補治雖
至於无窮可也因作為詩章命邑人歌之俾勿
壞歌曰

舜江之為邑兮居越之東八鄉
海兮水浴日
而吞空右有長隄兮庸獻遮乎一同人力有限
兮海濤之来无窮濤来如平兮上相撞泰一有
闕壞兮葺不可障而法不可封民將為魚兮良
田墾千為蛟之宮歲有勞費兮民告于鞠凶万
五千之緡錢兮十二万之民生今之世有古之才

兮有尉曹之和衷築土繫石兮折彼波臣之衝
轟如長城兮繚如万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於
上兮飛章徹于九重仰明圣之侗矜兮朝奏而
暮惟人欲之從墾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於廩
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
土膏隆、变歉歲兮為年之豐良報畷、兮名
稼苑、穫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以訊之
兮樂石是砮赤子相告兮求毋忘令君之功惟
後人之勉、兮用心以公視此隄之濶兮謹為
之弥縫念經始之艱難兮尚圖功于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為邑每市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輿地
廣記謂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龜二年屬生州
廣德二年始屬於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
郵縣地神龜元年監察御史崔皎奏於寧海縣
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姥村置縣惟西南有
陸路接台州縣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縣志加
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嘗為明州
長史宜得其詳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
十里中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忠信

之故多以渡為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
五里此曰東宿皆朝退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
潮登而後善達回以小舟往來多有風波盜劫
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立
邑簿始創二大舟輒檣篙櫓器用畢備募習于
操舟者月給之令置二渡以便行者晏然如在
枕席之上所濟不知其几邑人皆咏歌之公嘗
侍公坐問何以能辦公曰勾稽之職安得有方及
此偶即委以征商亭曰例商賈以錢輸官以
十之二為遵行費既首蠲其半以惠之餘分給

晉輩閑置筭筒而論之曰前日公用有例今一切不用尔曹得百金則以一錢寘其中僅二年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碑又助邑口數書相與邑庠遂以為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費自而上諸人樂為用故能由耳公為之三歎試吏之初孰能用心及此今日動在社稷豈苟然哉公去既久寢以陳廢而一再先壞間有修增往往因陋就簡不可支久徹旧增新併名一舟行施不堪湮滯而移渡出焉未免後又覆溺耳慶元四年六月永直師韓君元礼為宰訪問疾苦

耆老首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工度材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十一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旧舟去朽易堅色、鼎新几于改作至今年二月畢工修廣之度視前少殺之若什器細大篙師名額悉循古規又月委官寮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而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以謂趙公濟川之功未易逆反会令君忠憲齋祿雍容办治推此一舉仰可以繼趙公之成績俯有以為一方永久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築城中親見其成嘉形

於色尤為一段奇事夫子產以興濟人于溱洧
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今前後邑官之矣蓋
能知為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未者苟能垂意
而不忽二君之利其有既乎陳山有驛以為震
客行人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誌後人慨然
為直書之以補吾里地志之闕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卷十七馬笏齋藏抄本卷五十七

卷第十七

四明樓

鑄大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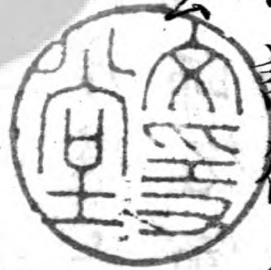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桂國麗水府君居于灵芝坊今
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
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
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
廣其居以為義宅聚集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
中更兵燬族党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挾為居

於色尤為一段奇事夫子產以輿濟人于溱洧
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今前後邑官之矣蓋
能知為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未者苟能垂意
而不忽二君之利其有既乎陳山有驛以為震
客行人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誌後人慨然
為直書之以補吾里地志之闕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桂國麗水府君居于灵芝坊今
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
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
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
廣其居以為義宅聚集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
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擬為居

四明樓

鑄大防



宇為場圃，僦直無几，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圯廢，改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納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率力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

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旧觀。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覲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其東以補舊規，揭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季之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公為記始末。公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与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歿，附益之而清。

貧終身，犹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卒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諷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无穷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昂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象。莊六復整飾剔蠹，省費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與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

廢壞，故治平請奏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而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中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凡人若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問于有司曰：公元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人
汪出也嘗隨拜掃裴回松下顧瞻後前中有一
丘隆然竒峯遙峙秀水縈抱磬折而勢岡阜非
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為丘壘出于人力者比氣
象秀潤真吉寔也是為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
君以才選為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
范文正公王荊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以
先生為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
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也生長外家逮事

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坟墓尤
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為薦羞之禮遂為汪氏
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
焉余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
右者九十餘所迄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
歲以易圮仲舅投閒既以度不可支吾乃營基
于松楸之東輟費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
成為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為修祀之地前為軒
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為
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

堂之東室宗人雖坟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徹悉一親授以板為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办下至庖福用不備具靡錢五十万一力為之贍莖應有田初出于諸院其子弟間有生計凋落視為己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于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為出穀以助它日尚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為之恍然遂以名之正東

列植楸松枋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伸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戒之力也祖塋松竹有干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為屋數楹於外以為庵廩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實闕于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君羣從及子弟掃松泐幹而至者自當館穀于此如挈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又至能汗家舍非奉先之本旨自此幸毋啓此意亦宜相与戒飾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

以仕宦不能自守坟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况庵僧乎此庵始建僧希亮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叔三十二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事後來者宜善持之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公預考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况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為多故事公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

公尋丞司宗方以同寮為幸而君忽為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弔者无不傷盡迨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一十有二年矣聞者濶焉不相聞知慶元之初公既投閒明年聞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一科又一紀而復來則乙聞其召命同朝五年寢登館季上著庭揖考功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擢嘉定四年第未見獨未識長子以傳聞公嘗名薦書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奏以

未繁羊要錄百卷寘館中嘗得其副而考讀之
然後知天之報施本无差忒而子思家季日盛
為不止矣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爻其言甚
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鑿
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
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
過人不寧惟是德與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
負十未見一二此識与不識所以恨其蚤沒也
五年七月癸亥考功涕泣而謀公曰先君子之
葬兄弟尚弱方里亦无由相告已得後谿刘先

生為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
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考此也名以思終併
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季事業与其家
世履歷後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
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上中矣終之義豈
云小哉近方為金華季氏為古文孝經詳說後
序因論古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終始而惠不
及者未之有也為之言曰聖人一经立教之要
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者是人
之于孝未有无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

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
間于此。復言若孝有始而无終，未及于禍
患者，此則无貴賤之別，上下一体俱當尽心焉。
末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
為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与孝无終始之終，
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
足手，以具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
箒一節，犹在其後。蓋大夫之箒，犹非其正也。嗚
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乎？公
餘生无几，深知競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

謂江水一段為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弥勒每
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
師薨于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
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冗于庵之後，荷諸院
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館壽穴正在兩山之
間，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
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光為山五重，惟此峯
中立深秀，正与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
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仲兄廣州
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未葬，庵之右屋適在

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于谿次不能相望為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几二紀嘉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若之餘實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街哀負土決意先期移建家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未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迁基于左半在田間築壘尤費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為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庶几可人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墓与平直

尋者七世祖大錄葬曰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大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家旌旗鼓吹皆集塋下鄉里以為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于報國山之左今為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寫馮令人藏扁

榜犹存約它日自居中穴而迁秦園于左脫歲
有國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園得于舒氏尤喜
之知早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此
薨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城頗狹至今三塚相
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
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
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
以為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一山皆
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漚
不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

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大為墓阡甲
于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園之先塹在奉川桃花
與王氏既不振亦為買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
先冢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公既得歸
日侍函丈一日頽公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詒子
孫惟我舅氏克振家声光紹前人以燕後業庵
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
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為人子法
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
與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因以為氏或著樓為東京雍丘縣即杞之旧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為郡而望出東陽雖聞吾族自婺而遷不知所始自公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婺遷于明是公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阨數十百晦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為幾世為何姓今坟墓可

告不志之士云公老退奈落加以病餘輒拾前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昇詣臣曰淳熙初年龍集乙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伯驩久被眷領師昇由鎖廳賜進士出身德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所居增創一樓以榮桂書其榜蓋擴孝宗聖製同喜宴詩桂林爭占一枝榮之句而寃之慶元改元師昇卜築

吳門之畫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
真蹟匪惟侈雲漢昭回之盛抑取實儼所謂五
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 累聖崇儒右文高視
千古蓋天人之符應也 王上誤加獎拔寢塵
禁近嘗因奏對以宸翰為請上首肯再三嘉定
二年冬起家長武部兼天府明年三月見于便
殿昧死申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
三十字之賜未几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
與閑鏤鏤髹飾皆出尚方恍然從天而下周章
跋踏感激自誓思所報效移刊樂石願有以記

之臣辭不獲竊考所元蓋非一日 國家親睦
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胄繇衍盛大教養既至
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
崇國公世恬好孝續文有聲前朝 徽皇命翰
林季士承旨鄭居中為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
丹其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令峻及從蘇軾
黃庭堅游刻而龔諸睦親北宅之壁間嘉國之
子通判泰州子笈陪從 康邸最膺显遇又見
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墨本訪求其後伯
驥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贄負篋庫以

近臣召薦待以家人礼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抚
劳勉以温習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圖書之府
曰于此可觀人間未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
記旧事老瘁戢守褒賞相仍博洽醞藉歌詩
畫取法晋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德壽怡神
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序邃殿且給珍
膳名畫法書鼎彝款識攷訂高畧從容畢景肆
筆成書楷法行草分齊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
月賦則全而書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
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審犹不能辨又雜取唐

宋名賢佳句形諸福箋便面者踰十数恃憲近
畿孝宗出内帑缗錢万贯飾天慶观親札丁
寧示弗劝民之意神思睿藻数以賜焉乃令奎
畫申放予以承二初之休予以獎声績之楹
三朝宝墨萃于私室光華绚烂衣被草木有歷
劫贊揚所不能考者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盖
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机文賦石蕴玉而
山輝之語樓以与闲名則取蘇軾賴有高楼能
聚遠一時分付与闲人之诗而宗表之褒实用
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属昭然著見復揭崇

桂曰題于便坐植岩桂以環之始乾道間遴選
聘使擢少師為副別授國書议事虜知其為宗
老相与歎服以為備待時之說歸報盖久而後
益信師異稔承家訓力沮開禧用兵之议以是
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途眊委寄益隆俯俞
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有自未矣惟昔者君臣
際会一字之褒踰于華衮今少師父子才美世
濟為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中衍有傳家之
宝无登床之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
以永无歎為子若孫頌瞻豐碑齋莊歛衽仰聖

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累盡万物而不足報可
不勉諸臣衰頽无庸方期謝事改望斯堂无由
一拜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為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祿信厚
振振麟趾之時才季自奮見于設施于積少師
相逢盛際受知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未元
祐名臣賜对入侍礼如家人博洽醞藉翰墨之
選帝筆昭回溢于巾衍賜第崇成有子策名乃
登榮桂表子家連阜陵掄才輜軒載舉出成
六條巾界一礼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尹神臯

如漢趙張子葉姑蘇有采尊閣戶冊狎放增貴
丘壑奎璧之光聚于吾門願瞻斯堂庸侈上恩
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飛止為崇于以示功生子
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二月八日詔為故樞密節愍王公立
廟賜額忠肅公年八月八日廟成惟公建炎紹
興間五使不測之虜卒執節以死忠烈显著人
：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卹典
多闕至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

曰柝曰机開禧叔臣橫挑羶裘三邊俱震始復
求專對之才以通好于虜柝捐軀殉國為人所
難母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方三往終定
信誓祖孫相望勳在社稷可謂死負三槐之家
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柝既奏功擢帥合肥
尋尹天邑請于朝求為乃祖立廟于是天子嘉
歎且曰尔祖葬吳郡其廟于城中柝拜稽首退
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芾揖府事為度基于郡
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大有奇闢門三楹旁
翼二扶以八兩廡中為寢堂敞以高軒有公之

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焉俎具列
深邃崇嚴既足以揭處安靈又啓旁舍以処道
流買田續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
新廟成不可无紀命公碑之公嘗銘公之隧若
平生大節与夫勤勞机辨之詳既屢書之茲不
復列独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覩昌黎韓
公為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表氏烏以重
衛田以弘正表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寃及上世
非自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
盛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公後無

聞焉惟節愍公王承三槐之盛以忠義自奮風
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寃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
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既不忝其先
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為之歌詩
以侑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兮不辰後大艰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
驚爇宸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
出万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鄰辨懸河兮
机若神數往反兮就和親功既高兮遭厄屯握
漢節兮死朝神地震裂兮天霾昏祀于河間兮

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
千山兮祠干城之闈依琳宇兮輪奐一新省公
之像兮凜然如存芳菲 兮薦芬芬洋洋 在上
兮傷不見而不聞公其叩上帝兮叫九閭或為
鬼以厉賊兮如張巡九原有知兮煥絲綸享廟
食兮報君恩佑尔後人兮傳无垠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卷十八馬參齋藏抄本卷五十八

卷第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慶大敵策勳計版幸綴群英心既
歎然願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万国宸心徑
畧于中原正紫髯將軍抗劍之秋豈白面書生
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
况一士可以止百万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
騎搴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敦詩悅礼者乃元

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
千山兮祠干城之闈依琳宇兮輪奐一新省公
之像兮凜然如存芳菲 兮薦芬芬洋洋 在上
兮傷不見而不聞公其叩上帝兮叫九閭或為
鬼以厉賊兮如張巡九原有知兮煥繇綸享廟
食兮報君恩佑尔後人兮傳无垠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啓

謝發解啓

四明樓

鑰大防

決戰文場喜慶大敵策勳計版幸綴群英心既
歎然顏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万国宸心經
畧于中原正紫髯將軍抗劍之秋豈白面書生
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
况一士可以止百万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
騎搴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敦詩悅礼者乃元

帥之資丁字後知固難處強弓之右毛雖可用
當爭雄大劍之開得竒才自足有為用真儒必
將無敵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矣
能之書廣敷路以取人材詔直言以增士氣將
取布帛之賤以為將相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
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羞為无用
之塵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願擢犀
角而援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公者賦性專昏
受材擢散幸家聲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誓收
黃卷之功益振青箱之李十載空隨于奉子一

言未售于有司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矣吹
竽之間而攻瑟如不好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
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之謀三年不鳴
期遂驚人之一舉及奏功于里選僅廁迹于行間
雖叨鸚薦之書犹愧鵬飛之化沙磧已甘于在
後駑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
人之推轂茲蓋伏遇公官才高今古名壓縉紳
久居喉舌之司卧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惟忠
厚以持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
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亦與

掄擇公敢不益庶筆陣力倅詞鋒敵无畏于万人
伯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
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枝中程豈謂單辭之誤上恩後厚犹霑未第
之榮請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无所報
感不知言竊惟選奉之公本朝為盛科條之
脩今日尤庶允群試于有司當守遵于成法未
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後違苟有一毫之
差必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在

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女于夫子難
逃良友之訛

通太守曾吏部啓建

恭審甄宓宸庭承流侯服凡居庇幃罔不欣愉
竊惟左制之真區獨以永嘉為名郡人才俊發
接王謝之風流地望推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
惟錯生齒日繁屬歲事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
颶風駕浪万帛為魚烈火焚炉一昔而燬八潦
七旱田野无以為生九牧十羊吏民疲于奔命
闔境告病源衷碩憂正藉虞升卿為前錯節不

有樊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
達道恭惟公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季自得于
家傳美蓋由于世濟矧惟我宋衣冠之盛无如
曾氏閩閩之高閩嶠勲名謁相門之清訟南豐
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朱若干門卓称江左弟
兄輝映競馳雲間日下之名門戶熾蕃遂為澤
底崗頭之族願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
星未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无同滯之嗟
听棘平反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畀于
蕃將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閭里考銷于愁嘆取

姑以避入門之間荐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
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
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頓雲興于四嶽茲蓋伏
遇公官聖時間氣王佐貴才進退百官而坐廟
朝悉從公論總領中取而称上意專幹化叔矜
鴈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
收公敢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况獲居典領之
下尤得附声光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圖
國士之報誓竭疲駕

通温州交代沈詹事啓 樞

以下二首知
温州任内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
諸侯之功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
再辱五雲之旣揚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公官
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
得于遺經嚅道真泳聖涯信師友淵源之遠穿
天心出月脇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綱早膺
睿獎游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推商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後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
凜威名之犹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斯獨瀛
壖未識于旌旄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教條所及

掃校穴以一空政務日清剔蠹原而欲盡暮年
而變百堵皆與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煩方略
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抚摩多暇賦詠流傳繡口
錦心在昔接王楊之旧風樓月現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与泉麾之重佇宜歸奏
別拜褒迁刺史之為三公盛存故事人主之論
一相用佐中興伏念公晚出无堪冥行自信當
血氣盛疆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
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記遽迨戎期雖
懷為養之私未識牧民之体仰惟舊德嘗拜下

風庭內芝蘭已見朱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為父行退慚孤遠敢
謂交承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矐乎若後豈
奔逸之能追尚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
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苗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回瑞安吳知縣啓

朱轡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
大夫之助同寅為幸良覲非遙伏惟公官壁水
勝流桂林秀士締章繪句蚤騰塲屋之名錯節

東斷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彫瘵振起教條稔聞
五月之政成盡出二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入蓬鶴行會見雲霄之獨步公才
非適用季不知方雖記問以尚踈在淵源而何
有謬司芥泮偶及瓜時樂英才而教之固知非
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所依

通趙通判啓公佩

題仲季之吳凜先声于海嶠門馬融之帳竊大
庇于雲天仰德既深遡風知幸恭惟公官派分

銀漢秀挺瓊枝撐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
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
觚于俄頃歌合江之桃李邑人就見于去思依
士幕之芙蓉府生但引于坐嘯春茲名郡密迹
行都屬頻年有飢饉之灾况比屋被焚凜之酷
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喜治
中之昇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平分春草池
塘全見精神之頓改未播海沂之詠佇歸禁園
之班公才不及中季非語上淵源無自敢謂好
為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子坐不固幸會獲

在併幪闔境傾心想望二車之風采冷官脩敬預
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錄參啓必

久矣向風恨无半面之雅茲為聯事幸逢三語
之英拜履非遙扪心知慰恭惟公官清姿冰潔
與季淵深玉笋瓊彛歷倒千人之筆牙籤網帙
讀殘万卷之書淮山小試于每山海嶠更煩於
阮掾獄市无擾求賦池塘春草之詩兄弟聯飛
行繼鵬鶚秋天之武公家傳雖久客授何堪喜
聞都騎之未遂窈灵河之潤朋緘委貺驚珠璧

之暗投短牘陳誠愧瑤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行作吏敢與獨冷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
之彥高調先辱謙德有光伏惟公官澤底名家
雲間妙奪仕途詳練兩淹黃綬之司薦口瀾翻
果上金閨之籍謂宜潤步徑登要津稱雨道晴
又听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流
預想登仙由茲假道公宦游无取客授何堪騎
氣方未將快爭先之覩緘書敬達少陳未見之
心

回陳司戶啓僖

芹宮客授慙博士之不良槐笏宦游喜參軍之
稱絕閉風久矣拜賜瞿然公官理密精深詞源
淵奧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
乃淹賢掾俸錢寡膝固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
明兵看琰之霹靂手高才如許迅召何疑公行
遂同寅庶几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
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
藏去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啓與傑

沈在秦師垣館下登
第後駁放不復任

竊伏海隅久厭斗南之吝宦游仙里屢閱月旦
之評首勒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勞謙
過矣自視缺然公官涵泳聖涯翱翔苑掖三
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閣招賢貴人期出
我門下堯堦賜第天子謂入吾選中一官犹恨
于樓鸞万里忽嗟于退鷁雖當邪正初分之日
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願得喪苟无愧心雖至矣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子不遇於子
齊主侍人瘖環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
芥功名高視于浮雲收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

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洙泗之遺經仰屋
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句推殘膏以丐
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几變沉舟而閱十帆之過
剪翮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嘆紛
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高懷馬喪安知其
非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安忘結綬之心
當起據鞍之志公晚生无似客授何堪久懷望
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闥却掩素欵靜退之
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虛之子烏有瓊瑤之為報
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

之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抚掌之欢

回永嘉徐主簿啓總

孺子名高方屈臨于簿領廣文官冷乃先辱于
絨滕摘詞粲然為礼過矣伏惟公官季耽八索
識洞九流提筆以赴文場前无堅敵影纓而遊
帝所自致魏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
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之書俯就鸞樓
尚淹鵬運高士不為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
小官何妨行志會同妙擢徑上要津公晚出无
閑散材烏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為人師絳帳方

開正恐此非子坐独幸佳郡素多賢僚康衡鼎
未可共說詩之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无堪徒媿薰葭
之倚先声竦甚華翰先之伏惟公官人物粹美
天資爽迈宝甘棠之笏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
尽傳世季小試勾稽之職倚看趣召之行公久
矣閑名茲烏同事高士為主簿固知公諷之未
平廣文独冷官但喜踈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啓頌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氏之仙更逢隱吏
方謹先声之伺遽動華翰之頒恭惟公官季有
本原辭无枝葉論議醇正所得盖自于名儒氣
貌粹温不問已知其長者騰蹕合登于要路酸
寒乃就于尉曹不已警捕之淹会膺召对之宥
公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伸素願
篤年家之好尤激義風

回郡庠職事啓

冷官無取豈敢好為人師佳士有閑不當列于
弟子伏惟公官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笋瓊栳

壓倒千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万卷之書三年
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以慰子倚觀奮發自致
功名公久矣聞風欣于議西辱貽書之加宥歎
陣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罔既

通交代徐教授啓

讀鴈塔之題以欽聞望典鱣堂之教獲與交承
既慙揚批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
修好在茲恭惟公官季造圣涯文高藝苑評彼
处士孺子宜當為光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
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既已飛英声于千佛經中

固宜追俊游于三神山上何為歷歲始就冷官
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季正有
資于模範俾亦寃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
所樂諸公之登臺省會見同升公夙昧家傳偶叨
客授望親庭于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曰冀先
聲得遂歸歎之志願瞻清峙用寬仰止之心

謝除剛定官啓

投誠恩地倍煩大治之陶鎔定法清朝俾典有
司之筆削密附聲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
交深凌競深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立

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奇請他比或以
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虛之典宏開書局
共設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摠群書之首假刪
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
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名如公者才不適時資
非近道雕蟲何取謾成童游之虛聲書馬有德
几作詞場之奇崇敢歎十年之不謂但知三省
以加工德之不修季方囿于為己斯未能信任
豈專于為貧乃因客授之行益究家傳之旨力
考淵源之所自務求數季之半功抱素志以自

憐度此生之不苟竟緣色養未叩化鈞璞三獻
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矜寒士
之滯留謂當在彙龍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
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持長綆於千仞之顛不
遺餘力率令弱質入化炉雖知隔仙府之几
塵猶使及天朝之連化適承人之獲廁英游自
為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公官主盟公道厚
禮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弥綸之用精白一意曾
何適莫之容然无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
德如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時深之遜顯以文

之享著以功敢言競爽公山用于前王禮擢于
後實出殊私公敢不益勵庶隅進修職業奉數
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勉

回詹狀元啓駢

清禁傳鳴喜聞第一之選長哉委貺更驚駢四
之工恭惟公官學富三冬才優六館馳雋声于
苑苑承一門詩禮之傳奉大對于明庭為四海
英雄之冠賢閣增氣里社重輝蓋後臺閣以向
津會見功名之發輒公頃由殿幕先揖辭華待
尼父于季孟之間愧文衡之非拙奉公孫為賢

良之首仰天鑑之獨高敢意謙揚反為巽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啓

彥穎以下九首通判台州任內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
之下依仁者自稟令无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効
小夫之智恭惟公官爽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
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用之季澄之不清清之
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麾卓尔
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詞色不以假人
毀譽未嘗徑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
中心久為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有密之任

進參政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
儒素若其酬應之確了无间于戚疏苟曰才能
各随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固是不容動
搖而朝列為之肅靖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
賢共致太平咸望揚公叔之相既明且哲善始
以終出殿大邦宥分秘殿七州訟理民亡恨于
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
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引袞繡之歸亟正
鈞衡之拜公登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願
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牒曾弗措于一辭叨陪典

領之嚴倍費生成之造會同半刺許置外員幸
下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安得此
行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即獲承菽水之
養盡出丘山之思展驥無堪徒以負乘而增愧
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有行爰日方舒寒威將
勁願為宗祊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吳給事啓

甘泉宿望久懷晞驥之誠別乘贅員喜有登龍
之便敢修柔劑以代先游恭惟公官命世偉人
爽邦哲匠才雄方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

取之甚廉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
鑒瑣闥高批勅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
訟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閭令行人自得于
湖山之外掃蠹原而略考清狡穴以一空不惟
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
屢膺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犹俾斯人之不望告
歸神武直将与世以相忘容与千岩之中傲睨
群相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杖屨經行之區
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是適身赤城而名絳闕
豈得長閒况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而共政

丘壑臯夔衣冠巢許民具尔瞻股肱蕭曹腹心
良平公其毋遜公晚生无似薄官徒勞涉筆金
科候更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
益高念菽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
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強顏員外未知貳郡之
方幸門墻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声光
之末如見古人僥粗傳土苴之餘願為弟子矣
威方熾仙隱独清願茵鼎之茂調為宗祊而自
重

通韓運使啓

伏審拜恩天陞將漕日畿龍馬負圖久寓遼衆
之直木牛輓粟允資幹運之才凡隸部封奉深
忭蹈恭惟公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元勳
具載曷彛之刻言餘烈尚存帶砺之盟仰昆
季之橫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形
勢之雄雋李嘉禾偉近輔恩威之洽剔蠹原而
俱老掃狡穴而一宓齊民欣冬日之溫老吏凜
春冰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
能臣乃擢賢守惜一州之歛惠俾列郡以覩風
問津清禁之途接武眎朝之列致身自奮行与

嚴徐之褒活國有謀小試管簫之亞不勞鞭計
坐致錢流便登簪橐之聯俯慰縉紳之望公行
能无取學術尤踈涉筆刑章顧安知于八律典
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唯親年之益高念色養
之多闕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寫双鳧顧何知
于多少懸疣附贅適有愧于駢枝莫知閔决之
宜幸屬按臨之下願廣万間之大庇俾雷九里
之餘流展驥何堪徒以負乘而與歛登尤正阻
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啓銖

東閣同趨曾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詹高
隱以非遙荷謙光之過厚恭惟公官神鋒秀整
筆力縱橫允紹家声善宝甘棠之笏親傳世季
尽讀牙籤之書盡上亨途以摠雅志依芙蓉于
邊徼俄賦歸耒奉香火于仙都姑為自適正恐
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匱藏公佐郡无堪登
門自喜屬暑行之疲甚媿瑶報之闕然

回寧海楊知縣啓烈

蝕粟周行力固補外贅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
事之相依荷貽書之先辱伏惟公官詞場前輩

聖世名流樓枳海邦籍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
盍從三館之遊尚為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
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用之已深喜瞻承之
伊迩縱橫老筆欵才氣之增雄踞蹕征塵媿報
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啓 宗昭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荊州之願始自去秋
既服持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茲求佐郡深喜
為僚素知三語之无同未省千人之小異何貽
緘之先辱審 泂徼之將歸喜不自勝言何能考

伏惟公官學期于古用適于今高挹儒科振家
声于奕世首為戶掾贊郡政者累年豈容州縣
之勞合登臺閣之選君既不為駢儷之諛語我
亦欲言去就之私心自惟无堪願將烏用三尺
所出四年其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詎敢論古
人之懿往而不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
惟親年之益高愧色卷之畧闕每切望雲之念
惧垂爰日之誠幸下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
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恐負乘
之誦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

未知攸處既逢直諫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
之先請益為便凡此地當知之事与平生有用
之言不鄙其愚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啓慶祖

處以治中自慙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同喜傾
蓋之非遙荷貽緘之先辱伏惟公官家声赫奕
性地純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
而息欲為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一
暫煩婉蚤來佐矣侯不移桑梓之邦徑入芙蓉
之幕會引交薦別遂超迁茲叨佐州甫及視事

一笑莫逆俱為駢拇之流同官為僚尚恃斷金
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啓果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未下忽听先声方慙
佐郡之無堪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公官性資
通敏問學邃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後政
何有寢蜚仕路之英既通籍于金閨聊假途于
墨綬惟茲海縣在四明天台之間久矣邑人有
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東契尤切寸心辱華翰以
過優愧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叅政啓成大

恭審謁起栢臣杖分制閩九重前席方深共政
之圖千里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損改號令
鼎新九屬按臨舉增忭舞恭惟公官儒林師表
聖代宗工英主有為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
合遂超九万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續綸
秘擬追還盤詰之風抗節殊鄰平讐戎夷之氣
威名日著宸眷深隆謀元帥于西南懔皇灵于
徼塞令行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 畢浸兩川
人服武侯羽扇之畧進叅奏格光輔太平遷辭

丹陛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典世
相忘屬名藩美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頌
帝綍併護瀛壖姑為試馮翊之行了無薄淮陽
之志仰体 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生凋瘵之
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
刺史之二天傳填抚之先声極抚摩之至意吏
民相賀知有所依旬月之間坐以无事輕裘談
笑澄瀚海之驚濤健筆流傳播雞林之佳句尽
消愁歎倏變謳吟諒課最之易聞恐公歸之難
緩台星兩、重現齊色之祥泰山岩、式副具

瞻之望之風叨鈔治久去門墻贅員于茲阻奉
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間尚為假事
之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叙勤誠蚤載
情深薰絃和暢祈為冕旒之眷益精茵七之調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